

故宮博物院百年

說起故宮，必談國寶。而說到國寶，則必然要提到張伯駒。《平復帖》《遊春圖》《上陽台帖》《張好好詩》……這些書畫作品，不僅是藝術上的無價至寶，更是中華文脈傳續千年的重要見證。今天，這些國寶之所以能夠安居故宮，正得益於張伯駒不惜抵押房產、散盡家財去搶救國寶。

2025年10月10日，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100周年紀念日。大公報記者近日在北京對張伯駒外孫女樓朋竹和著名學者榮宏君進行了獨家專訪。透過他們的講述，一段段搶救國寶的前塵往事，一個個張伯駒的生活剪影，都慢慢浮現在記者的眼前。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10月10日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100周年。圖為日前遊客在故宮博物院門口拍照。 中新社

被譽為「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才華橫溢，一生起伏極富傳奇色彩，更傾力於文物收藏。在那個動盪不安、國寶流離的年代，他憑藉深厚的學識、滿腔的熱忱，費盡心血守護文物國寶。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從未將這些國寶視作個人財富，而是心懷家國大義，在新中國成立後，陸續將所藏珍品無償捐獻給了國家。

著書立說 培養文博接班人

在張伯駒晚年，曾有人建議他建造一座博物館，來展陳自己的收藏，張伯駒淡然回應：「我的東西都在故宮裏，不用操心了。」

著名學者榮宏君指出，張伯駒先生的捐贈，不僅極大豐富了故宮館藏，填補了眾多文物領域的空白，更為中華民族留存下了璀璨的文化瑰寶，使得中華文脈得以綿延續續、生生不息。

談及張伯駒在傳承文脈上的貢獻，樓朋竹對大公報記者說，「姥爺所作貢獻的核心，從不是『擁有』，而是『守護』與『傳遞』。」

「姥爺從小就接受傳統文化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蘊，他在亂世中憑藉一腔熱血和愛國情懷，與外國侵略者、古董商人往來盤旋，鬥智鬥勇，以一己之力搶救包括《遊春圖》《平復帖》《上陽台帖》在內的大批國寶書畫。他做這些不是為了自己，而是怕國寶流落海外及消亡。」樓朋竹表示。

樓朋竹感慨地說，「姥爺著書立說、創辦刊物，培養文博行業的年輕人，是想讓更多人看見傳統文化的好，讓文脈生生不息。這份『以文載道，以藏報國』的心意，比任何文物都珍貴。」

「在我姥爺搶救國寶的背後，有一位幕後英雄，也就是我的姥媽潘素。」樓朋竹說，「在我姥爺收購書畫時，有很多資金都是我姥媽變賣首飾籌集的。姥爺捐贈書畫時，我姥媽也是絲毫沒有猶豫，都是立刻同意。毫無疑問，這裏面有我姥媽一份貢獻的。」

後人冀港故宮傳播中華根脈

值得注意的是，張伯駒的人生軌跡與香港，甚至《大公報》還曾有過交集。1939年，正在北平鹽業銀行任職的張伯駒借潘素赴上海，後乘船到香港，由香港經河內到昆明、重慶，最後在貴州見到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並向其匯報鹽業銀行情況。而吳鼎昌正是新記大公報創辦人之一，並與胡政之、張季鸞並稱為新記大公報的「三駕馬車」。

歷史波瀾向前，風雲飄忽際會。如今，香港也建起了故宮文化博物館，進一步助力中華文明的傳播延續。對此，樓朋竹也給予了高度肯定，「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建立，我想姥爺若知道，定會很欣慰。它像一座橋，把中華文明的根脈，從內地連到香港，再傳到海外。文化從沒有地域邊界，能讓更多人透過文物看見中國的歷史與精神，這也是姥爺一生想做的事。」



▲著名學者榮宏君指出，張伯駒先生的捐贈填補了眾多文物領域的空白。受訪者供圖

散盡家財護國寶 翰墨流芳耀紫禁

張伯駒半生心血 成就故宮書畫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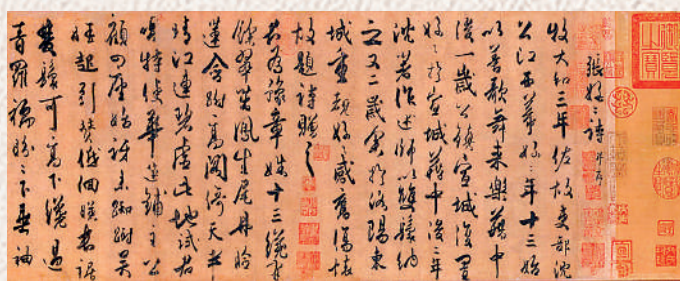


▲當年張伯駒得知《中秋帖》和《伯遠帖》消息後上報國家，助國家收回兩件國寶。圖為9月29日，觀眾在故宮博物院觀看《伯遠帖》。 中新社

▲被譽為「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一生傾力於文物收藏。圖為張伯駒先生舊照。 受訪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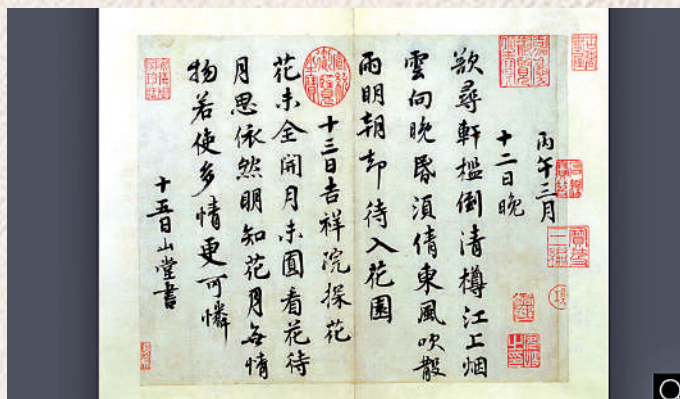
張伯駒（1898-1982年），原名張家驥，字叢碧，別號好好先生，河南項城人。我國著名的古書畫收藏鑒賞家、詩詞學家。張伯駒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為己任，雖變賣家產、借貸，亦不改其志。新中國成立後，張伯駒曾任國家文物局鑒定委員會委員；又任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副館長，並被中央文史館聘為館員。

張伯駒潘素夫婦所捐國寶（部分）



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卷

●筆法勁健，體現唐代書法特徵，是唐代大詩人杜牧現存唯一傳世墨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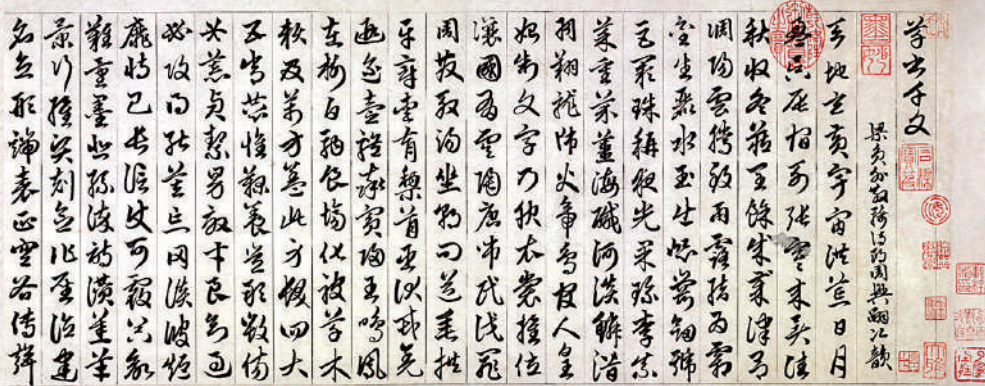
宋·蔡襄《自書詩》冊頁

●體現蔡襄中年時期清健圓潤的書法風格，清代學者譽其為「此公第一小行書」。



宋·黃庭堅《諸上座帖》卷

●承張旭、懷素精髓，又具獨創視覺張力，被趙孟頫讚為「得長史圓勁飛動之意」。



元·趙孟頫《草書千字文》卷

●爽利硬朗，轉折兼具章草體勢，被清代安岐評為「圓熟」「乃公之變筆」。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整理

早立收藏宏願 但求永存吾土

作為研究張伯駒的著名文化學者，榮宏君曾撰寫《張伯駒年譜長編》《張伯駒與故宮國寶》等多部有關張伯駒的專著，並在央視主講《國寶傳奇張伯駒》系列節目，受到業界和觀眾的一致好評。榮宏君現任主編《張伯駒全集》。

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榮宏君介紹，北京故宮博物院景仁棧上莊莊地鑄刻着近800位捐獻者的姓名。「在眾多的捐獻者中，大收藏家張伯駒顯得格外耀眼。」榮宏君說，張伯駒曾為收藏保護稀世書畫珍品費盡周折，甚至不惜抵押房產、散盡家財，只為國寶能永存吾土，不致流失海外。其平生收藏書畫之精與價值之高，在近代收藏史上堪稱翹楚。時值故宮博物院建院百年之際，故宮特別推出書畫大展，其「百年守護」首章便重磅呈現了王珣《伯遠帖》、李白《上陽台帖》、

黃庭堅《諸上座帖》等國寶級書畫。而這三件珍貴文物得以永陳故宮，均與張伯駒先生有着深厚淵源。

啟功曾讚譽張伯駒「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下民間第一藏」。與部分收藏家不同，張伯駒在投身收藏之初便立下誓言：「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這份初心貫穿了他整個收藏生涯。新中國成立後，張伯駒深受國家文物保護政策的觸動，於1956年7月，將畢生珍藏的八件珍貴法書無償捐獻國家，這些文物已然成為故宮博物院的核心館藏。

榮宏君說，如今，故宮博物院已走過百年歷程，張伯駒捐贈的國寶依然靜靜地陳列在館內，向世人展示着中華文脈的傳承。這位國寶守護者雖已遠去，但他與故宮國寶之間的故事，卻早已融入到故宮的百年記憶裏，成為跨越時光的守望。

上書國家 阻止文物外流

1937年春天，張伯駒在收藏家郭葆昌家中見到了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李白《上陽台帖》、唐伯虎《孟蜀宮妓圖》、王時敏《山水圖》、蔣廷錫《瑞蔬圖》等六件珍貴書畫。張伯駒害怕國寶外流，有意收藏，因此請琉璃廠惠古齋老闆柳春農居間。當時郭葆昌開價二十萬大洋，張伯駒先支付六萬大洋定金，將畫取走，約定一年內付清餘款。

1937年夏，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北京遭到金融封鎖，張伯駒被困於此，上海鹽業銀行的匯款無法匯來。加之此前購買《平復帖》花費巨款，無奈之下，張伯駒只好將《中秋帖》和《伯遠帖》退還給郭葆昌，餘下的四件書畫抵付已支付的六萬元定金，歸張伯駒收藏。

抗戰勝利後，張伯駒先生對這兩件墨寶依舊念念不忘。彼時郭葆昌已去世，其子郭昭繼繼承收藏，後因急需用錢，便將兩件墨寶抵押到香港的一家英國銀行。張伯駒得知後，趕忙給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寫信，建議由國家出面收回。鑒於款項數額巨大，要由周恩來總理特批。1951年，國家文物局終以35萬港元（當年香港94.5%黃金最高價為347港元/兩）購回這兩件墨寶，並劃撥給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1953年，出於對毛主席的崇敬，張伯駒將李白的《上陽台帖》相贈，毛主席回贈1萬元作為謝酬，並於1957年將《上陽台帖》轉贈給故宮博物院珍藏。



▲樓朋竹（右二）向老師、著名字畫修復專家孫承枝（右三）學習文物修復。受訪者供圖

「字裏藏着古人心意 得好好護着」

「我童年記憶裏的姥爺，總帶着股書卷氣的溫和。」張伯駒外孫女樓朋竹回憶說，「姥爺不愛張揚，常坐在書房裏，把珍貴的古籍字畫輕輕攤在案上，連翻頁都怕碰壞了紙角；我湊過去看，他不講大道理，只指着書畫上的字跡教我認繁體字，說『這些字裏藏着古人的心意，得好好護着』。」

「有次我鬧着要他講故事，他沒說戲文裏的熱鬧，反倒講起當年為搶救文物而變賣房產的事，末了只說『東西在，文脈就斷不了』。」樓朋竹對大公報記者說，「姥爺對我最大的影響，是讓我懂了取捨與堅守。他把畢生珍藏的國寶盡數捐給國家，從沒想過留作私產；待人接物總是那麼謙和，卻在保護文物時寸步不讓。這種『以文化為重，以私欲為輕』的品格，成了我做人做事的標尺。」

談及故宮博物院百年之際的文化傳承，樓朋竹認為，如今故宮早已不是一座單純的「宮殿」，而是中華文明的「活載體」——一磚一瓦都藏着歷史，一器一物都載着智慧。未來要做好傳承，既要靠科技護好「老寶貝」，比如數字化保存文物細節；也要讓文物「走出來」，用年輕人愛聽的故事、愛看的展覽，讓大家覺得傳統文化不遙遠。

「雖然世界發展迅速，但是我們要守住自己的根基。給青少年傳授傳統文化，其實是給他們『立根』。要讓青少年知道從哪裏來，才懂往哪裏去。把古詩詞寫成歌，把傳統紋樣做成文創，讓他們在親近中喜歡，在喜歡中傳承，這份文化自信，才是最該留給他們的禮物。」樓朋竹說。